

海底“失落世界”，曾是欧洲核心

据报道，潜水员与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科学团队合作发现了被称为“不列颠的亚特兰提斯”的道格岛遗迹，也就是传说中淹没于北海之下的神秘海底世界。道格岛是一块干燥陆地，由苏格兰延伸至丹麦，约在公元前1.8万年至5500年间逐渐没入水中。气候学家、考古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组成的团队现已利用石油公司提供的新数据，描绘出此地区，并揭示“失落陆地”的完整范围。研究人员声称，该区曾为欧洲“真正的核心地区”，后来遭到毁灭性海啸袭击。

“阿波罗”衬衫，可调节温度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支毕业生团队采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所使用的太空服相变材料，开发出可调节温度的“阿波罗”衬衫，并希望在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开始销售。这种阿波罗礼服衬衫在外观上与传统的衬衫并无二致。但在温度升高时，可把热量从人身体带出；而当温度冷却下来时，其又会向身体释放热量。从身体所吸收的热量会存储在衬衫面料里，这样人们就不必为出汗时把衬衫浸渍而烦恼了。

苏格拉 Scotland

巴黎 Paris

波士顿 Boston

东京 Tokyo

新德里 New Delhi

厨师，日本女性最欣赏的职业男

一般来说“工资高”、“工作稳定”的男性是女性择偶首选，但实际上也有不少女性因职业魅力的吸引抛弃收入这种俗套。日本某恋爱网站参考女性网友的意见，总结出了“能让女性意乱情迷的9种工作”。其中，擅长料理、恋爱专情的“寿司店厨师”登榜首。日本寿司店厨师看着有清洁感，身板也很不错，在女性心目中是潜在的人气群体。如果能在女性面前体现出“不善言辞”的硬汉形象的话，估计会更受欢迎。

流浪儿童的专门银行

印度有一种银行，经理和客户几乎全是流浪儿童，这就是“儿童发展财宝箱”，该银行的支行设在各个流浪儿童收容所，每隔6个月选举产生两名志愿者经理。每天有一名成年职员将儿童银行的存款收集起来，存入国家银行。儿童银行的创立者、印度“蝴蝶”权利组织表示，孩子们辛勤地工作，但他们没有安全的地方保管仅有的财富。

地铁变身凡尔赛宫

乘地铁上下班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许并不是件愉快的事。然而，往返于巴黎和凡尔赛宫的民众将有幸感受到与众不同的乘地铁经历。设计者们几乎将凡尔赛宫内的华丽装饰“搬迁”进地铁，令其“蓬荜生辉”。以往单调的地铁车厢被华丽的油画、悬挂在走道旁及车厢顶的金色雕塑等点缀。其中一节车厢还被改造成“图书馆”。此项改造由凡尔赛宫出资完成，车厢的内饰系用高科技塑料薄膜贴制而成。

我闻 | Blog



十年一觉美

Cherry
专栏作者(蒙特克莱尔)

这是她到美国的第十个年头，第十个生日。她说，我今天吃了四个蛋糕，爸妈的老板给我买了一个，我老板给我一个，菲律宾朋友给我一个，回家爸妈又给我一个。说罢，咯咯笑个不停，那种欢喜发自心底深处。

五月份毕业典礼上，我第一次见她父母，在观众席上，两张布满皱纹的脸，眼睛里却都透着溢出来的喜悦，目光从未离开过他们的女儿。

二十年前，他的父亲来到美国，欠下巨额债务。父亲十年不得回国与家人相见，日日夜夜在美国最底层劳作着。十年后获得身份，父亲终于把妻女接到了美国。对于美国最初的记忆，她印象里只有十来个男女老少挤在一个屋檐下，一家四口在餐馆打工谋生。还有，不知道该如何沟通的父亲。过了大约一年多，她才接受“父亲”这个角色。

我不只一次想象过，她们一家人十年前机场相见的场景。是相拥而泣还是五味杂陈？十年中，父亲在美国洗盘子求生，母亲在福建小山村摆摊卖水果。彼此都在夹缝里生存奉献了十年青春，押上半生幸福。

我不知道故事的开头和细节，但这个结果已经告诉我一切。疲于生存的苦难却维系着最坚固的情感，那些刻骨铭心的苦难让他们心怀感恩和珍惜。听过太多浪漫故事，浪漫经过十几年走到中年危机。女人们敏感脆弱歇斯底里，男人们移情别恋攀名夺利，携手走过了那些苦日子，却在甜日子里摔得直不起身。

这十年骨肉夫妻分离，不是为一个美国梦，怀揣着最朴实的生存理想，她的父母无怨无悔换回一张笑逐颜开的全家福，在我看来，这是最美的梦。



舌尖上的乡愁

秦瑜
专栏作者(旧金山)

来到美国的第76天，咸咸的眼泪叫醒了我。

虽然承认自己爱吃，但是没想到家乡美食的力量那么强大，强大到日思夜想，连梦里都会浮现最爱的小馄饨和小笼包。擦干眼泪，立即用iPhone记录下一些回家过年时要吃的东西。这是来美国后第四次编辑这份中国美食记事本了。

刚来美国时还和新同学抱怨国内食品安全怎么不靠谱，但仅仅一个月，我就开始想念起国内的小吃，麻辣烫、老鸭粉丝汤、烤羊肉串、手抓饼、炸鸡排、生煎包……于是一到周末，就火急火燎地和国内来的同学出去找吃的，然而每一次我们都是失望而归。

据说加州是全华人最多的地方之一，所以偶尔也会找到对口味的，不过大多是辛辣的，比如辣子鸡、口水鸡、夫妻肺片……也会有很“乌龙”的菜品，比如拿春卷蘸很甜的番茄酱，没有放孜然的烤肉串，还有很多口味明明是对的，却少了份滋味的中国菜。

为了试图找回这份滋味，我和一群同样自封“馋老坏”的留学生特地去了位于旧金山南圣马刁县的小肥羊火锅。餐厅布置和国内相差无几，菜单也差不了多少，大部分顾客也都是操着各种方言的中国面孔，让我们一群身处异乡的留学生恍如隔世。点了一桌子熟悉的菜，当涮过的味道进入唇舌的瞬间，弥散开来的鲜味难挡，却还是摇头，即使沸腾和嘈杂一如国内。

其实回头想想，那份要追寻的滋味是简单到妈妈的番茄炒蛋，弄堂口生煎店传出的芝麻香，是实惠到小馄饨里飘着的几根蛋皮丝，是奢侈到外婆糟了几天的醉鸡。

这就是乡愁的滋味，才下舌尖，却上心头。



快乐的高考生

Shirley
专栏作者(汉堡)

我有一个在德国出生长大的表弟，今年16岁，小学时曾跳过一级。明年就要高中毕业的他，准备利用小半个暑假实习，大半个暑假和我一起全德旅行。高中毕业时，德国高校按照Abi成绩高低择优录取，华裔学生通常擅长考试，进入自己喜欢的学校和专业不成问题。

但我的姑姑却还有些担心，因为在她的朋友圈，不乏虎爸虎妈，他们把孩子培养成网球王子或芭蕾公主，钢琴弹得好到可以开演奏会。除德语外，英语也要说得跟母语一样溜。由于德国高校缺乏像美国哈佛耶鲁这类“精英学校”，他们通常提前一年就开始敦促孩子申请美国名校，考SAT高分，奋力拿下各类竞赛奖项，学习之余，还不忘积攒社会公益义工小时。

为培养表弟国际化视野，姑姑也曾计划花费1万至2万欧元，送他去美国私立高中交流一年。但表弟却不愿意。他的理由是：美国华人多，竞争太激烈。身为黄皮肤的中国人，他感到，在华人相对较少的德国他还挺“吃香”。比如他今年暑假就轻松找到两份实习，一家全德知名连锁商场灯具部需要一名看得懂中文说明书的销售助理，一家地方报纸体育部想招一名助手报道参赛伦敦奥运的中国选手。

作为表姐的我，感觉姑姑的担心是多余的。在我眼中，“香蕉人”表弟就是一个小天才，他会6门语言，中文德文英文均流利。另外，表弟还有一个长得美若赫敏的14岁希腊“红颜知己”，说明他的社交能力也不错。最重要的是，德国高校宽进严出，据说每天都有大量作业，经过如此严格的学术培训，我期待当我表弟大学毕业时，成为一名有真材实料的华裔才子。